

建寧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志 上

以邑而志藝文則文必繫乎邑而後志故文不繫乎邑體雖工而或遺說在乎陶樂之垣金也文苟繫乎邑篇微短而亦錄說在乎猶魏之簪鐵也綏城山水綿秀風氣中通前者聯鑣後者踵武摘萃揆藻名溢縹囊觀斯志之文抑可謂染指於鼎矣

序類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一

大弋山集社序

鄭爾說

舊邑令

余甫至綏見諸生骨嶷神秀疑人人可建旗鼓中原而先登者趾不屬更仰睇鏡峰飛翠崔嵬峩峩其下繞以澗溪紆迴縈抱山川映秀豈不鍾爲人文與抑亦技雕蟲而弗屑爲歟諸生謬以逢年之術請于余嗟乎不見長年之泛滄溟定志撻舵凝神瞻斗歷島嶼而後達所之問則能一一詳指若初學操舟者遇輕颺一瞬千里雖達津涯猶茫然夢中然謝文節言寄籀聖賢可以高談余今者多言則謾不言則愜夫



把臂而入燈市水母之異須待碧眼波斯摩尼珠豈  
豎不讓智也請聚諸生爲鉅鹿戰而余從壁上觀鬪  
猶奕者布筭握機玄白羅列童子旁睨猶能時窺一  
班余少習聞先生大人之言敢爲諸生塗說今士以  
制統爲羔雁希世者執才與法兩者畸之謂拘法則  
不能盡才抑不才而何能盡法之變故知非通論也  
夫時文縱衡脩短不越八股然而圓蓋方輿鴻濛寥  
廓麤而日用精而性命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以至國  
家禮樂刑政兵農之務尺幅中括其大端其難在淹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

貫研究及其握管抽思則屏息斂氣如蠶吐繭然蓋  
渥窪之產犇塵絕足使驟寶輅必與欵段齊武何者  
所載者至尊至貴也以經生而代孔孟言莫尊貴若  
也豈能如攷律呂占晷度不爽秒忽苟倣典謨訓誥  
不失其曰若若日之大概斯足矣噫難乎言之也余  
請端其本則求之心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文之從  
心確乎若孟方水方孟圓水圓靜者文恬逸者文閒  
曠者文超壯者文雄渾者文灑沈者文深小者文精  
擗管時不知所以然而手與心相得相士者遂或遇



於幾微之際故士子頽首寒窓貴養其心雷電不  
靜專之極也窮極而通卽呼盧浮白風宵月夕高山  
流水無所往而不遇之寧與手牙籌日阿堵者同日  
語哉諸生服膺予言寒暑攻課不輟月異而歲不同  
果可以建旗鼓中原矣彙其課菑得若干首成帙適  
友人陳大士過予諸生聞大士執牛耳主盟海內執  
贊恐後爭屬予爲介以課菑就正予笑謂大士余冠  
進賢而談經生業猶口厭肥膈而談餐霞吸露事今  
幸遇仙人請無吝金丹大士相眡莫逆笑而唯唯因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

點定以付剗刷異日者諸生接踵駢肩拔熾先登洗  
綏安之固陋而文明其在茲歟

建玉皇閣序

柳文標

郡司農

嘗讀皇矣之首章曰監觀四方求民之莫未嘗不興  
嘆上帝之心無在不以斯民爲心也庚戌歲予方代  
庖綏安夙夜祗慎以求無得罪於斯民時一二黃冠  
者流方崇建玉皇閣卜地於東臯之鳳翼山請予居  
高以爲之倡予於是捐金錢十餘緡爲扁額以頌其  
上繼而陳令岳樓至予驅車返樵意鳳翼之閣心



矢飛翬神棲凶恫久矣無何而山傍居民不浹旬  
虐於祝融者再又惑形家言閣遂中止然揆之理道  
山距居民遠且傍而不衝方豎數楹於叢柯偉幹中  
亦未甚表襮似祝融之虐崇建可不任咎也彼此相  
拒奄忽三年今予重有綏安之署黃冠來請倍切於  
曩歲予乃身至鳳翼見殿宇數楹幾爲風雨所敗其  
聖像則唯棲前庭盈尺地也嗚呼神之恫也民之怨  
也其奚所底止也已而環視其形勢厥山小且凸厥  
巖將有餘於山烈風搏激殊不勝任因爲體上帝仁

愛斯民之心遷置古壤爲久安萬全計於是擇水東  
颯樹嶺已廢之生祠度其址而崇建之予復施金錢  
二十緡大本三十餘本命工庀材構廳事一上則樓  
閣以棲神下則殿宇以便往來之瞻禮左右仍翼以  
廳堂爲守者廬室四圍則環以垣墉外總設一門司  
啓閉輟舊遷新不遠伊邇工省而材便無轉運煩苦  
之勞山傍居民亦可不惑於浮議矣民心安上帝之  
心亦安予守土者之心遂無所不安因爲廣行勸諭  
拜斯閣不日成之而上帝得高居以冥行其數



豈曰偶然之興作也夫

修聯雲橋序

柳文標 郡司農

天下梁之大者皆以石七閩之梁則木石交參衣木而裳石又冠屋焉木壽百年石壽千年入于梁則其權性水是操而不能自制閩中之邑環以山其水僅衣帶然往往挾山之威以用壯故梁雖趾石無百年輒潰而綏城之梁視他邑其患水尤劇蓋大弋之積壤既高又迤邐綿渺溪承其委值霖雨四集不得洩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五

則百雉之堞驟蹈水區抑亦其勢然也聯雲橋爲茲邑西北之形勝向年毀于水齒殘帶斷獨其尾僅存東之鎮安亦孤而無與立於形家所最忌前政議修余居攝亦屢欲興事實不敢傳舍其官也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間用民力于所不當爲者必書而橋梁之作則不見于經故子輿氏譏溱洧乘輿謂不知爲政以斯知橋梁在所當爲也夫事所當爲雖舊屬所無尚欲其舉況久舉而漫聽其廢可乎哉或謂是固然矣如時詘何余曰否否千鈞之鼎一人負而趨水若



有人負而趨之易也賁育不恒有而間左一呼可  
何時誦足慮哉此其道余方與邑之諸君子謀之而  
持割俸以爲之倡若夫小民不可與慮始而可與樂  
成古記之矣

重修泮宮序

袁

植

舊邑令

昭武爲七閩上游綏安又爲昭武上游鏡峰秀聳灘  
水淪漣山川之美而蔚爲人文士風以故先輩行業  
文章時時見於邑乘至科場獲雋自宋元歷明以來  
代有傳人則綏邑固閩西一名勝區也乃者學宮墜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六

圯泮沼堙涸余久有意於鳩工濬繕因東橋工甫告  
竣念勞民不可以更使姑慙真之頃奉建南道憲檄  
令條陳因革事宜余惟自下車以來勞心剔歷中外  
弊竇陋規業已釐革殆盡所興者獨有脩葺 文廟  
與聯雲橋耳然橋工浩衍未易旦晚觀成惟疏鑿泮  
水改造櫺星門以及次第葺治兩廡爲費不繁而奏  
功甚速差可以此報稱上指耳適廣文林君正昇同  
有厥志亟從臾余成之余於是捐俸如干倡之於首  
擇庠友中廉勤綜練者分領其簿募諸生書名捐



賞以襄盛舉其經費出入亦并委其人司之是役也  
決畎澮以流通水脈飾廟貌以崇肅觀瞻豈特爲  
學校之利卽居民與有嘉賴焉行見才子多於建安  
之朝科名比於齊賢之榜連鑣接武豹蔚鴻儀諸存  
余言以爲左驗若夫處分經營無辭勤肄則所望林  
先生之左提右挈矣

重修聯雲橋序

陳于遠 邑令

環綏皆山也山之東橋名鎮安山之北橋名聯雲是  
鎮安據上游而聯雲實砥中流二何以中流之砥不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七

克如山之東有橋作鎮是亦綏城不滿於西北之處  
也先任袁君欲興之而未觀厥成嗣是郡司農擲大  
人再董其事待後來以彰前美殊不知初筮仕人一  
入簿書覺朝夕糾之不遑而何能及功德事今歷仕  
數閱月邑之士田頗悉其數邑之山川差審其形一  
日遂集紳衿里民等綏步于聯雲橋之角相夕陽度  
滌泉瞻合邑全勢始知是橋之興廢蓋綏城之盛衰  
關焉且環顧沙嶼喜其於波靡中若有屹然作柱之  
狀惟時陳子大儀曰此沙洲在昔時成田因前輩先



生與免糧不數年而沙遂飛去今是沙有復能來之  
望矣予益嘆白茅黃土朝廷之福莫大焉大橋已幾  
廢沙復能來是地固效靈之兆也綏城士民其將食  
福於無疆乎因聚合邑人等諭之曰萬物之興各有  
其時萬物之成各因其人予茲者察地理覘地靈於  
是橋之興求其聿觀厥成者則予之志也夫至於觀  
成之後凡一絲一粒皆有果報將見邑之士覩雲開  
氣清而科第蟬聯邑之民望景星卿雲而繡錯聯絡  
又何必羨郭汾陽修蒲浮橋爲千古佳話乎謹以是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八

爲輸助者勸

募建楓演石橋緣序

陳于達

邑治東聯雲一橋最爲勝覽雲臥山跌虹亘溪流燿  
火叢鎔之中時滋清況予特有會心焉因給示勸董  
修者速爲落成也無何有僧法廣者以楓演橋緣乞  
予言爲先資夫利民之事守土者固樂爲導師也而  
汎路濱孔道岸遠水深溪漲之所瀾漫霜雪之所沍  
凝水有時堅石有時泐使投止者望洋聞聲者旋輓  
賓旅愀嘆有聞之不心怵者歎然或時有羸絀則工



興墜人有勇怯其何以集事今當事者滌煩  
無名之征器訟者懲講莠者進相期以休養使  
富有餘財貧有餘力工有餘技聞此役也有不躍然  
爭先者乎至其量地寧紆毋衝衝則洪波之所齧蝕  
况不可久也其鳩工宜約毋侈侈則精窳之所襍投  
置不可繼也其緣事宜廣攬毋拘額廣則細流可入  
巨壑拘則獨鳴難為衆和也夫因果之說釋子所重  
予守土為建邑言亦取其自他兩益耳異時郊野有  
利涉之便行李無壘濕之艱謂予言為津筏則又俟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九

落成紀事問名山片石已

華侯澹月齋詩稿序

謝兆申 邑太學

詩之道本教化形民風蓋緣情而叶諸聲者乎世不  
惟情所不能已強而樹宗市高曰是夫齋唐者也支  
唐者也非是則越唐而苞六代者也非是則野擯之  
宋元斥之矣於是耳學者爭憲而才高者爭伯嘉隆  
以來勝流競立幾欲與風雅衡行而詩以孽矣予聞  
卷舌下一星搖動則煩言興詩行其孽非動氣其徵  
哉夫詩不動以情昌以氣感以風則所云知政治



夫得者何謂予見華侯蒞松溪賢有頌聲更蒞吾  
承泯琴之後侯必致乃忠愛悉乃睿察宣乃董戒而  
靖之以和平俾夙有慄輕潔惡壹錯之典不貸而民  
以洽莫若霑渥膏雨焉或曰侯詩人耳無或濶于政  
乎予曰否否達政者其於溫柔敦厚深乎今夫詩南  
則風始雅則政本本爽始乖則功蔑以成奚其敘奚  
其勸以歌乎故有大當乃有德音侯蓋善風哉予徵  
諸政矣已讀侯晉遊據梧政餘諸詩則知會事寫送  
境悼懷陟涉贈訓莫不極情所暢規詠唐風乃其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

頌乎以夷密乎以栗颯乎以融嘒嘒乎以亮其駕于  
天也詎亦颺若厲若疾若乃稱俊風哉州鳩有言政  
樂樂從和和從平侯蓋具焉夫樂之作也律出乎  
聲其高其正其下其隄其險其達其微其同其侈其  
弁其薄其厚其爲律失其硯其緩其肆其斂其散其  
羸其簡其衍其筴其鬱其旣其石其聲卽失失聲則  
不和失律則不平矣夫詩豈第唐而始從律蓋趙彥  
肅所譜鹿鳴十二詩以爲叶諸清黃清商者不必不  
然無奸律而詩者矣故記禮者曰長國治民論政



以喜悅興民之陽德以愀歛興民之陰德詩以動之  
賦之聲以知時是故大明在亥是爲水始四牡在寅  
是爲木始嘉魚在巳是爲火始鴻雁在申是爲金始  
子以識五際而察六情則今之詩古之詩何擇乎侯  
詩不廢政乃有餘政政不廢詩乃有餘詩其揜群雅  
而揚德風直緒耳嗟夫世所爭伯獨以聲律自雄耳  
焉足與侯絜風雅哉

選定李忠定公全集序

李嗣元 邑太學

集曷爲而選乎曰不得已也其不得已者何譚峭之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一

侂而失也予懼焉懼而欲存之而不能槩存也故汰  
之汰而後可捷舉而存也雖然匪汰則存惡乎捷匪  
汰則存惡乎久其迫而使汰者乃其巧于使存也是  
則有天意焉然汰矣而集惡乎全且以半月而定公  
千秋也誰信之曰予之汰之也有懼心焉有廣目焉  
有神力焉心懼則不敢以易志乘目廣則不敢以一  
律限而且窮晝夜之力不馱也非神行乎不至此故  
引穀率搯繩墨謂予之過而存也則有之汰焉而過  
有蓋寡矣昔于鱗之選唐也曰此不足以盡唐詩



唐詩盡於此然則茲選也其盡忠定矣乎曰否于  
之選唐也盡唐矣予之不足盡忠定也則曰域焉代  
曠焉兵崇焉其知者有易傳二十三卷有共和迄五  
季天地五行之變百餘卷皆不傳矧又域于所未知  
然則予何足以盡忠定而忠定之與予目接者蓋盡  
此選集而批點古乎曰非古而使人知古人之軌  
則焉則猶古也正集不批者何懼專也奏議批者何  
懼昧也且二三子忠之也謂公之實用存焉標之而  
于目了然然而于用犁然批此而前集可晷解矣批而

不點則猶之乎其不敢專也噫公之忠則純忠哉績  
則懋績哉述公者其忠與績之不能悉焉及文然而  
公之文寔江河注焉金石宣焉奏疏有宣公之暢而  
無其俳殆幾幾乎勝之謝賜諸表皆磨墨盾鼻上得  
之何麗也或曰公蓋知人善任耳曰否前後表異時  
也而體裁一內外制與諸表異體也而風骨一血指  
者能乎公蓋兼才而敏者也然則制詞不選者何曰  
非所急也且賢亦有所限焉公往矣而勳爛然勳往  
矣而文著焉公精誠之不磨而文惡乎泯故之博而



以約者欲其幾於粹也之約而致博者懼其跡於也公族于邵育於邵休於福塋於福福宜有遺文焉而廣其傳是不在福人士乎則孰爲緒斯引新斯傳乎

重刻朱子全集序

袁 奭 邑廩

六經載道之書也當其盛也麟麟炳炳星漢爲昭代傳以降微言泯而大義乖浸淫而火於秦亡於漢靡潰於魏晉六朝雖以文皇之英略神武撥亂致治而於表章理學之際猶多缺焉洎宋興以忠孝廉恥肇

定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三

國於時五星聚奎適開一代道德文章之盛而濂洛關閩諸君子應運而興其學則醇全而無疵也其人則粹朕渾全璞玉也其理則繭絲牛毛之細也其道脈淵源則如黃河之有宿海長江之有岷山也朕諸君子倡之於前而不得一人承之於後則雖美而弗彰卽諸君子闡說於隆明之代而不得一人揆撫於中晚之餘則雖盛而弗傳矣由是高孝之朝有朱文公其人出焉其授受本於延平而以河南程氏爲鼻祖當是時先生立朝僅四十日凡其所以入告我后



者必倦倦以正心誠意爲先其自言曰吾平生所學  
惟此四字於戲讀公之書想見其人何如哉旣而權  
奸富國竟以僞學遭廢錮之罪蓋宋至是而不可爲  
矣先生乃杜門著述一以接引後學爲已任自啓蒙  
家禮小學綱目諸書而外其功之卓犖不朽者尤在  
傳註四子六經嘉惠來許使後世言六藝者皆折衷  
於紫陽氏可不謂極盛歟余嘗謂六經之在天下譬  
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狀日月有時而晦觸江  
河有時而壅闕得先生幾如撥暝霾而見青冥疏滄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四

排決而使濟汶淮泗安行禹道也故曰邵至大周至  
精程至正而朱子則極其大盡其精而貫之以正者  
也則是諸君子得先生而益彰且傳其功詎止嘉惠  
後學而已哉雖狀書以載道而其所以使道不墜者  
則尤在其書之當廣其傳也今欲使先生全集廣傳  
於海內用以宣昭理學衣被斯人俾知聖人之經得  
濂洛諸儒而始著而濂洛之學得先生而後大脩則  
是集之刻匪但以文辭博瞻見美蓋上以明往聖之  
言下以垂千萬世吾徒之統系作者之心與述者



之情固有神交莫逆千載如同堂者矣

記類

築城記

蔡

春

隄邑  
諭

建寧縣古無城垣載籍不可考宋咸淳間賞築之尋  
圯于水至我朝正統戊辰外寇陸梁民苦荼毒莫克  
禦遺恨之聲猶寄旦評可慨也弘治五年壬子夏邑  
令馬侯昇以名進士蒞茲邑越明年朝廷俞巡按御  
史吳一貫之請命有司重築城垣侯曰吾責也卽相  
度舊址不執私見不泥于術巔則摧之汙則培之侵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五

于民則給公以償之代石爲基陶磚爲甃磚石之費  
計錢若干緡錢科于糧實得萬七百石石錢一緡民  
咸樂輸不旬而集其餼廩之費力役之備則侯之處  
分又出于糧之外者龜吉偕衆焚祝戒誓所不以私  
爰始興作四方獻藝者游至侯後其尤又擇邑之耆  
民廖永康等十有二人俾敦厥事成恭職如命處官  
如家罔敢二三侯惟巡行周視日省月試旦出夕入  
不間風雨經始於弘治癸丑冬迄工于乙卯畚城之  
七千九百三十尺擴故址二千百尺餘崇二十尺



其址廣崇三之一雉堞二千六百四十有奇各方二尺而稍刻其末如雉翹然門六東曰朝天東之北曰順濟南曰迎薰南之東曰通津西曰慶豐北曰拱辰咸棲以樓而扁其上城之勢前左濰江不池彌深右背山陵不郭彌險憑高而觀萬家燈火盎然如在囊括中誠天造地設之佳治也維時協恭者縣丞邵君玉判簿邢君昌典史張坤而學之司訓吳朝佐吳廷璟亦與有功焉

利涉橋記

蔡春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六

建寧屬邵武郡居八閩上游踞山水最勝濰陽江旋繞縣南如環帶然出南門可百步許有津路通汀劍達于福遠隣江右以至東粵冠蓋輿騎之經行農士商旅之輻輳接路旁午誠一邑要津也按舊志有浮橋涉者甚便因名曰利涉不識毀自何代舟航往來兼濟然山澗易盈一遇雨潦則瀾漫迅急舟橫野渡矣克有濟吁嘆之聲兩磯相聞因循百數載承有能復其舊者豈時亦應有待耶邑之父老目擊心惻睥睨久之一日圖于邑丞郎侯珍曰是謀非吾與子所



取專吾聞郡守夏公仁人也自下車凡爲子民計者  
罔不圖成矧橋梁非子民事乎盍在訴焉鄉老卽匍  
匍請于公果俞其議遂刻意成之不費于官不撓于  
衆募民殷實者各輸羨餘計畫經營既有定制迺鳩  
工伐石爲兩磯磯各植兩柱並舟二十艘於中流長  
短廣狹如度貫以長杠跨以巨板左右翼以闌檻兩  
旁又範鐵爲大索聯之而維於兩磯之柱經始于歲  
巳未秋九月輟工于冬臘月橋成往來如履坦途無  
復曩時濟渡覆轍之虞矣邑丞卽侯趨報于公公甚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七

喜復令歲僉橋夫以司守視公之慮遠矣迄今三年  
雨水侵凌不能無敝漏者卽侯又請于公公曰是亦  
不可以無處也遂檄縣以時閱視有敝則闔邑出貲  
以充修理之費公之慮遠且至矣由是缺者補之敝  
者葺之昔宜有而未備者今悉增之其利溥矣哉邑  
士庶交相慶曰斯橋之復成其視乘輿之惠何如也  
不可以無紀遂以秉筆屬予夫公之績偉矣何物小  
子敢輕議之古者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是  
橋梁亦王政一事今公始而圖所以成之中而思所



以守之又謀終而所以葺理而引長之其一念愛民之仁可謂無所不用其極矣雖然此特自橋梁一事而言耳若其他惠政之可書者種種類是將必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足也豈直今日云乎公名英字育才江右德化縣人登辛丑進士由冬官郎中擢今職云

建寧縣進士題名記

莆田黃仲昭編修

建寧爲邵武屬邑宋三百年間邑人多發身進士爲時聞人入國朝來士由科目而出馳聲於中外者亦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八

彬彬焉成化丁未秋予奉命提督學政僉閩憲事金陵任某循行至邑謁夫子廟已乃戾學進諸生問業詢及科第題名之石曰未有也爰命師儒追考國初以迄于今舉鄉試及登進士者之氏名刻諸貞石仍虛其左以俟來者既畢工固屬仲昭記之仰惟聖朝設科以收天下豪俊又拔其尤者爲進士題名于國學而賢士大夫之職教事者又爲題名于郡邑之學蓋欲假金石之堅以永其名于不朽也然物之有形者終期于敝金石亦有形者也而欲託名于不朽不



亦難乎君子於此必尊其所聞行其所知使夫庸庸  
事業磊落掀天地昭燦揭日月則其聲光氣烈自足  
以垂于悠久而無俟于金石矣或徒酣豢富貴無所  
樹立雖一時意氣赫奕而倏焉泯滅澌盡如榮華之  
飄風好音之過耳則金石雖堅亦豈能固其存哉歐  
陽文忠公有言爲善之堅堅如金石不其然乎雖然  
國家取人非一途而尤崇重於科目者以其所窮者  
經所明者道而足以致于用耳列名於是使學者皆  
知窮經明道以取科目亦古人作興人才之遺意也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十九

職學事者拳拳於此可謂知所先務矣承學之士尚  
求不負所期而益思揚芳邁烈於悠久哉

鎮安橋記

陳公陞

建寧縣治環山爲城水縈之若玦焉潯澄瑩徹地之  
勝於是爲最城東門舊有鎮安橋跨河兩濠上通延  
邵下達汀贛誠要津也自宋邑侯趙君紉夫始建是  
橋至明永樂正統間往往仍其舊趾而增葺之蓋山  
潦暴漲浮苴舞筏蔽流而下奔哮激撞勢踰萬牛少  
有罅漏竟莫可支所以興復靡常隨成隨毀因循既



久莫敢猷爲嘉靖甲辰葉樵何君以儒才宏略來  
茲土旣下車凡政務因革條次畢攀迺越乙巳謀諸  
寮屬若金君玠王君一嶽輩曰政以利民澤不陂川  
不梁政之闕也夫水涸成梁古制猶然矧蠱後當飭  
事何能已迺下令曰凡我疆畝毋廢事毋怠時收而  
場功猗而畚楬火之朝覲宜相率從事于是里之舊  
民豪族願輸財助役者亦愆惠贊畫益阜僉功遂諏  
工命日出官帑之美餘足其計程土物平版幹稱畚  
築均勞逸悉調度而整齊之首命石工伐石爲墩視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十

前益高凡若干餘區次命木師掄材爲梁梁上覆亭  
亭凡欄檻凡四十餘所自經始抵竣事僅六閱月民  
若罔聞知乃張燕以落其成黜聖飛甍逶迤廊若  
長虹卧波雘元散彩而洲渚生輝也老幼提携往來  
絡繹若魚貫相繩罔有病涉也謳歌鼓舞歡聲載道  
咸樂侯之有成而侯亦樂民之相依也邑博黃君棟  
馮君爵僉曰不可無記乃命庠生廖子景年鄉子儒  
走幣詣旰江訪予於官署求一言以垂永世南江子  
曰侯可謂達政之體矣夫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力不



心勤而民自趨財不必歛而用自裕崇論閎議建功  
興事爲萬世規昔諸葛武侯之治蜀也橋梁不廢蔡  
忠惠之守泉也建萬安橋民至今賴之但或施舍不  
以其時哀取不中其節羸縮之際豪民宿吏夤緣爲  
奸求以利民民且告病矣是役也動衆以義順時以  
禮守物以信農不廢職事不妨時物不踰軌崇體要  
以順民心其視武侯忠惠得無媲美乎吾聞建邑民  
俗厚朴簡靜去闐闐誼譁之習甚遠況侯之厚積而  
蔚發德薄而化光政善而民安之宜橋之重建也侯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十一

名孟倫粵東新會人嘉靖魁名進士紆謨遠猷將大  
有可紀者茲橋也特以肇其端耳謹錄其事用勒諸  
石以誌不忘云

袁庄開路三溪建橋記

皮志文 舊邑

袁庄去郭三十里與三溪橋接爲諸郡孔道余見其  
路外浸於水內逼於山行者涉水倚山而後過橋則  
屢作屢壞亘以單木過者恐墜余嘆曰此豈惟褻居  
尊者之車蓋卽商販亦良苦矣捐公則難勸民民本  
應者邑民吳惠時以役事在官告余曰有僧登銘



者昔曾減衣鉢作溪峯渠村砥平陳源四橋下墩  
屋俱備焉余義而命之銘曰難哉水不可遏石不可  
削人力且柰何我父母仁明格神銘將仗神力試爲  
之於是芟於路傍招傭食之夫居之雨夜不離其處  
以膏灌石中以鐵碎之削其剩補其缺然後土升水  
降而路成焉始于嘉靖四十五年八月訖工于隆慶  
元年八月橋則以巨石爲趾以亂石爲腹築而堅之  
以大木亘其上以小木附其傍蠹而架之期年橋亦  
成余往觀之見其路坦坦焉平也橋巍巍焉安也余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十一

喜且嘆曰僧稱難信難矣哉余聞浮圖氏以苦空爲  
本漠然與世不相值銘口不如葷身不衣完以此自  
足無絲毫假于世亦可矣今乃能成此便民之事以  
省公帑之費公徭之勞世之強有力者僅僅爲其家  
計慳出而裕入剥人而肥已分金勺米吝不與人視  
銘爲何如吁彼不爲而此爲之其亦禮失而求之野  
之謂歟余故書此模諸石以諷來者云

修東城樓記

袁 植 邑令

邑東城戍樓燬於舊夏四月之變余以是秋蒞茲土



即欲鳩爾工庀爾材以軍需旁午時弗暇也止瘡痍  
不勉力弗堪也夫君子信而後勞余當揮絃伊始未  
乎信遽用勞非情也夫茲宰綏近暮上下之情亦既  
相習矣所謂旁午者漸就緒所謂瘡痍者亦漸集澤  
也然則是役也必民其有以信我乎而勞之亦烏可  
已哉夫城以衛民城樓之設所以嚴譏呵備守望今  
四境雖粗安能保無警萑苻乎無戎伏莽乎一旦有  
急將抱關擊柝者其露處乎綏山城也其爲闔也脆  
而薄樓以覆闔所以免雨滂侵觸之患則脆者堅而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十三

薄者完今去其覆弗亟治則城闔日頽圯不可支其  
爲費也重矣矧城東獨介冠蓋之衝向之堞櫓屹然  
丹堊焜耀甲于三隅倏爲瓦礫荆棘之場行者所爲  
升墟而太息也然則斯役也一舉事而三善備以固  
圉也則當爲綱繆計城樓邑之牖戶也于此得豫之  
道焉以惜財也則當仍舊貫以覆之而城闔毋崩圯  
之患後此之萬費可省于此得節之義焉以飾觀也  
則因其故而新是圖于此得昂之象焉民雖勞也又  
可以已哉余是以首亟蠲助爲倡惟綏之紳士庶



非厲已而共勦厥成可乎

重建鐘樓記

陳于達

治屬之有鐘樓蓋以聲聞四達如提遠近之耳而使  
之知震新也邑治建自西之濰驛坊明嘉靖六年丁  
亥燬七年令江公一桂重建四十五年令皮公志文  
重修清順治十五年戊戌再燬宰斯土者或非土木  
之時姑緩之詎十餘年來遂沿爲周道之茂草也夫  
事之興廢度乎地之盛衰使廢之之後而地靈盛則  
議廢如廢之之後而地靈衰則議興今鐘樓之廢歷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又三二

戊戌以數壬子蓋十五年矣問學校人文與貿遷攸  
居者克如未燬之前乎僉曰不如不如而樓之建猶  
可緩乎哉予讀禮五閏月方解組歸里捐俸三十緡  
集四城義士庀材鳩工至經始之日邑人欣相告語  
復云樓之右舊社學地同修復之中祀以楊龜山李  
延年兩先生座使人士有所矜式予嘆曰綏城之興  
其在斯舉乎夫樓以崇學之勢金聲玉振卽鐘鳴鼎  
食之候也學以翼樓之規雲漢天章卽乙閣繁光之  
所自召也况奠厥攸居貿遷有無者得藉是爲岡陵



川至之無疆也哉於是三月廿三日後始興凡梓漆之木不十年而獲主伯之衆不鑿鼓而趨矣八月首秋遂落成焉至落成之後父老子弟請登樓予登斯樓也見四面雲山一泓煙水覺把酒臨風有巴陵勝狀忽忽在綏城景中諸父老子弟請予曰願記之其記之則八月朔四日也自茲以後宰斯土者當亦思有其舉之莫敢廢之之義乎



重建三溪橋記

李嗣元

邑太學生

周官之法徒杠輿梁皆有司治之天根辰角弗違其時彼于民之病涉若身當其溺而手納諸溝也鳩工庀材豈皆取諸其懷而與之亦惟是倡率鼓舞上感之以如傷之仁下應之以子來之義故能先事綢繆成之不日耳姑無論古昔卽如蘗樵何公蒞政僅三年凡窮鄉僻壤靡弗經橋梁道路官舍靡弗治經營之餘教以禮讓距今百年使人思之如淳古之風邈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又二十四

不可及君子觀其一可以槩其凡蓋不勝今昔升降之感焉洛洋三溪其源皆發於金鏡乃聖筭石蓮花山雞籠山三水之所匯爲達郡至省之孔道永樂天順間主簿譚克敏丁暹始伐石爲梁再建再圯成化二十年邑士宋鑑承父希仁之志獨力重建至順治戊子燬于寇行者病之久而弗圖熊翁員者長吉人也所居距橋遠聞病涉狀獨怛然憂之欲身爲倡遍詣近橋諸村落諷諭之而聽者漠然翁奮日靡行邁謀能潰于成者幾何吾當獨任之耳甲午十月乃召



工計費未舉事而病作彌留嘗吃之際猶呼其二子而囑之曰橋二子含涕而諾既殯翁其伯子耳謂仲子嶽曰家之所有皆父所創也吾與若奚忍私其創而違先志仲子亦踴躍以從乃謀之于工曰橋所以燬者以屋與木梁故若纍石而弗屋宜可久顧穹廣則橫石難亘吾欲爲石柱四離立於四穹之中以繫橫石何如工曰可乃經始于乙未之正月勞歌邪許謹呼景從巨石圍木折墮於前而人不傷殆有神焉相之方危難時二子志益堅氣益奮越五月而工成

如砥如矢堅固穹窿其資力皆獨任而官與民無所與於是往來之趾刻相續于茲橋而不知誰之功歲辛丑有修志之役凡建置皆志所宜載伯子耳踵予門求文以記之予作而嘆曰異哉茲橋之再建也可以徵仁可以教孝曩者宋君承父志以成厥功今熊君父子復然仁孝相承若合符節不特利濟之可風也夫創業者皆纖嗇起家不肯以貲奉其身何有于他人之病涉而爲之子者不聲色自娛則以纖嗇爲克肖甚至闕養于所生而起爭於骨肉迨父之存耳



提面命猶或背之何有于屬續一言而宋熊兩翁  
能超纖嗇而弘利濟之仁前後象賢俱能遵治命而  
成繼述之孝此于邑志寔有關焉亦載筆者所樂得  
而稱也故據實而爲之記

先天臺記

陳贊 邑人

先天臺者俗所謂仙山砦也發源於大弋三灘溪畔  
特起圓峰而支分脉衍翼西山鷄籠揖巖嶂九仞地  
峭而險勢小而尊樹石雲霞臨觀絢爛誠南山之絕  
勝也本村劉岳相基舊利而苦其隘乃益募胡正棠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十六

地以成厥美故劉胡先天檀波王也久之岳死付弟  
和和奉飯如飯如叅學金陵識觀公于牛首敦請遊  
閩駐錫此臺觀公乘戒具足茹荼禁步操履端巖山  
中人知僧自京來而罕識其面亦不知僧何修也庠  
友劉台卿博古好禪往叩驚異趨赴恐後觀公謂因  
緣在茲絕意行脚幾向易西而南廊廡擴小而大陷  
者培之高者削之前後樹以松竹周道護以垣墻簣  
土片石位置有倫慈相莊嚴鐘鼓清越經書厨漏事  
事齊飾遠近來瞻莫不知仙臺爲龍象窟矣台卿易



以今名避俗諱也更十年而衣鉢有餘卽左畔構  
面繞以居佛置附近一山爲普同塔規制一新觀公  
有徒如愚叅法于覺浪浪器之識黃元公司理詩偈  
往來弘獎法誨今如愚流滯未歸懼久而失實命贊  
紀顛末付徒性廣並使後之繼此者亦尚念諸檀之  
信向開山之勤懇以世世顯法于無窮是則先天咫  
尺地卽可以橫分四大部洲矣

遊滌上記

徐中恒 邑庠

去城東七八里有山曰滌上又曰磔上俗呼不同然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十七

從水從石則其勝可意揣也甥倩丁質先避地厥中  
招余遊者屢俱不果癸巳夏五乃同諸君由雲谷沂  
流踰胡公橋北折百餘武溪旁分而一澗縫山有石  
梁橫截立梁迫視銀濤劈山罅而下澎湃喧虓雪濺  
雷怒余爲目搖魂蕩不欲移趾質先日未也柴指一  
巒而詫大烹之飫可乎乃盤磴而上上愈峻而壁愈  
束嵯石之凹凸傾亞力與水鬪水從中高瀉急奔勢  
不得不挺豎作態溜或人紳縣或瀑布洄洑爲渴澗  
瀦爲渚風騰響擊徐如琴奏疾如鼓鳴凡數級每級



異態妄意諸壘之二五洩樓賢之三嘆其仙仲乎余故  
諸君援磴而升循澗左右五六轉皆以約渡約窮則  
於亂石交處躍而過之不半里波流紆衍岸夾垂楊  
翠光搖曳中流見平田軟臚四山洞豁村落星羅覺  
雞犬人物咸滯古風質先數椽小蹕澗澣竹竇花關  
于村落間別開生面側一團蕉列席止客余語質先  
曰旣饗大烹豈殘珍猶貯足令朶頤耶質先日窮此  
而入尚有天竺庵交坑雖非礎岩窮谷亦頗林壑幽  
攢請餉客於明日余唯唯晨起亟謀躡屐忽簷溜狂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十六

吼雨威大張雲霧穿籬擁客於冥濛之宇所喜王俠  
賔豪棋楸消晝尊疊消夜酒酣興劇絲竹迭陳余間  
以澁喉強作吳歛相和林鳥啁嘶與雨韻澗聲合成  
無律鼓吹真令衆山俱響如是者三晨夕興闌矣不  
盡之遊相約再理歸途回顧竊爲儀圖滌之內大畧  
似武夷陷石堂而稍深耳陷石堂屈岬爲戶此則倚  
水爲門欲爲門鍵但須數鉅木架之便堪絕漁人之  
問余因念近城數里之山擅奇如此而遊踪鮮至亦  
無有識而談者使在吳越之郊文人點繪不知蒙



許贊嘆也嗟嗟山川亦有幸不幸哉今質先私得之以居余私得之以遊居與遊實謝山川之賜故記之以誘後來之好事者

文類

寧波郡丞徐翰明先生行狀

四薛三省 禮部尚書

吁嗟乎省忍狀先生也吁嗟乎省忍不狀先生也乎省之受知先生也自未舉時省不知也庚子之役爲先生所舉士乃始知先生知省而是歲冬孟先生上賓矣吁嗟乎省何忍不狀先生俾泯泯以歿也先生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二十九

系出偃王後世居閩建寧邑至明而顯者爲宗唐公宗唐生源遠源遠生封司理廷言公是爲先生父宗唐公擴達有大略令家督治生而專仲季於學故源遠司理相繼拮据以貲雄里開而仲季皆以文學顯先生司理公仲子也九歲善屬文爲有司所竒不屑爲世俗學喜談道學不屑爲俚俗文喜誦說古文詞督學使者耿公特達相知厚與資給卒業三山署中歲辛卯舉於鄉聯捷南宮授嘉禾司理先生喟然嘆曰始吾於師友間以正學相琢磨今甫一第而遂以



刑名刑之爲用始乎禮常卒乎兵吾能建禮於此而銷兵於彼是亦學也入郡卽逐宿胥決滯獄杜私謁省需求聽讞多平友一郡稱平臺監使者重先生邑有缺必檄先生代先後署嘉秀鹽平篆洞悉民疾苦先教化後刑罰常語人曰吾爲刑官則治刑吾代人牧吾司牧矣會嘉禾歲稔訟獄繁興先生闢招撫之門下開墾之令蠲額賦修荒政四邑之民獲更生焉臺監使逾重先生俾按覈杭嘉湖三郡於倉庫獄市尤慎諸所鞫訊務得其情稱文無害一切斲于法者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十

雖豪貴無少假居恒以四知自勵三載考績最得封司理公暨太孺人如公官丁酉江右徵校士得雋最多滿山載日暮內召一二檢壬含沙中先生量遷四明郡丞四明瀕海而居與日本隣維時關白跳梁宿重兵待之衛所營壘以百數大將督叅游列校扼要害而公總海防是役也薄遷先生而重寄之先生單車按視海防上簡練士卒修治舩艦獎用命者罪不用命者一軍大振又合操水陸以便策應更汛守以均勞逸清軍後釐驛傳嚴督捕禁游惰凡所擘畫諸司



奉爲定謨游祿潛銷皆先生力也先生執事其  
以賢勞按部跡幾遍兩浙所平反獄囚囚不計  
糧餉以億計以至浸漁挪借之弊百年不復一日  
肅靖性甘清素日食數升所啖鹽豉外不御酒肉日  
夜治爰書不休體癢然瘠矣會謝孺人致歸治喪頓  
甚庚子之役復強先生入關中殫精校藝所獲皆名  
士事甫竣而病入膏肓不可爲矣先生自無滯孺人  
之喪不覺其淚之無從也孺人歸先生事衣操作佐  
太孺人庀家政歲時供賓祭必虔必親已從宦浙先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十一

生出按部孺人司筦鑰彌謹先生布素亦布素先生  
鹽豉亦鹽豉時時起居二尊人務得其歡訓諸子必  
以義先生公餘休沐焚香對坐談古冀缺梁鴻之風  
便欣然莫逆蓋先生良友也先生諱大紳字筮光學  
者稱爲翰明先生享年三十有五與孺人櫬自四明  
歸將合葬焉嗚呼先生氣骨清異師資閎邃自弱齡  
受知耿叔臺先生以學行著樵川孝友無間言比入  
仕身冕黻而心烟霞尚友千古簿領之暇絃誦不輟  
人韻士不靳倒徒探竒選幽不靳杖履至於綜覈



稱敏執持耿介往往有破柱却金之風居恒矯  
汰于物至所鍾情獨深每遇不平事或雋異士輒爲  
殫力然不使人知人亦不知德也自先生舉進士尉  
郡聲藉藉人比于廷尉以下大夫佐郡揚披執戟亦  
尚有年而先生屢空晏如年纔過子淵者三載望隆  
而不耀德鬱而未暢與謝夫人先後卒官邸寒燈野  
觀寂寞相向天之報施善人竟若爾耶抑高門之徵  
乃在振振後裔耶唯是當世名公鉅卿憐而錫之銘  
先生歿且不朽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十一

戶部皞如李公墓表

雲間張鴈禮部侍郎

萬曆之季上倦於萬幾臺省言事多不報嗚訛無所  
懲譁然聚訟正人若晉江李文節公輩咸不能安其  
位至借代藩爭立之案以傾之當是時父子之倫忠  
邪之界幾不可問而皞如李公以刑部郎發憤上疏  
言文節不可虛拘代藩濫子不當篡襲于是直聲震  
天下然見愠權要竟坐是左官予心壯之而未識其  
人也既而從西山遊屐中得一晤公其風神器度  
整冲夷予益嘆公非一往用壯者然其生平宦績



其聲而未悉其實也久之而予貳南宗伯有  
生以文贄者余例辭弗見既去視其文大奇之詫曰  
此第一流文品也命急足追之與之坐而問焉則公  
之季子嗣元也余意造物者或以是神公而生又不  
售予不能爲公父子解乃取生所著公行狀讀之曰  
嗟乎余鄉邂逅公而未悉其實者今乃從生寸管中  
俛得之予惡能自巳于公耶公宦績次第則司空董  
公崇相國子丞黃公明立之誌傳詳矣予第總括其  
宦業之尤偉者表公之墓以昭示於永永公諱春熙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十三

字皞如號泰階萬曆戊戌進士授直隸太平府推官  
以廉介見螫謫判徐州遷肇慶府推官紀卓異且以  
征交趾功陞刑部主事以建言忤權要謫彰德府推  
官陞南戶部主事又以避癘得螫當調外公義不再  
序自罷歸歸二年而歿至賣田以治喪事嗟乎廉吏  
可爲而不可爲知言哉公三爲理官所至皆著威惠  
發摘奸伏若神然不以明察自多而務平恕旁郡疑  
多移讞于公務之死而致生之爲快其在刑曹甦

天下恤刑使者之濫案所平尤不



者則緩滇撫陳公川賓之獄  
孔時王邦才滿朝薦李嗣善之寃於以弘主恩  
存國體振士氣居然張釋之徐有功之淑問矣然於  
金吾王少保之橫則糾之于巨璫劉朝用暨祿之驕  
則抑之抑何嶽嶽骨鯁也使公當天啓時分諫垣一  
席地何難攫魏璫田許之鋒而折其角惜哉其不與  
楊左周魏諸直臣比烈千秋也公又長於應變雖盤  
錯紛糾而應之裕如征交之後禁晏殺削冒功戢悍  
將之譁而關執繡斧吹索之口調御周防寸心獨苦

矣夫刑之大者莫如兵於刑祥則於師律彼其著橫  
海之勲而無貿首辜功之慘者豈有他哉亦惟是之  
死而致生之一念善推而曲致之耳公之績於是爲  
大若夫築壩圩於姑孰戢河患于彭城鄭陂鄴渠遺  
惠世世其遠利若浼而於筦庫允粟芻政諸後又明  
晰節縮而無厭薄不脣之意公恒謂事安能俗人人  
自俗耳使我得握利權當令太倉貫朽有才如是而  
用不竟惜哉吾嘗稽公三黜之故其建言忤權要無  
怪矣乃太平則以全屬官而友噬在戶曹則以讓權



關而誨讒國論雖淆亦何至顛倒若此竊嘆古今人  
位不副德者其後必昌豐於才而嗇於遇者其年必  
永其著述必富獨公有令子而窮甚於公有雋才而  
壽竟不永厄其展采惠疇之階復嗇其著書問世之  
日天於公若力厄而如不能勝者此予所爲悱惻搯  
腕不能已於言也雖然公立朝諸疏炳烺如日月之  
經天其歷政之所設施後人則之皆可以惠民立事  
則公未嘗不用其感時述事登臨行役諸詠冲恬婉  
厚無騷人遷客感憤怒張之氣則公之文未嘗不富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五

及讀嗣元所爲公行狀暨家譜七卷崇相明立二先  
生皆謂得龍門扶風家法他所撰著皆可傳則公之  
後亦未嘗不顯嗚呼何恨哉公三典棘闈所拔多名  
士其最著者如李少宰士淳樊中丞尚燦賈侍御先  
春閔方伯謹部郎戴公九玄劉公日曦皆著勲伐例  
得附書若夫世系子孫具誌中茲不贅太史氏曰予  
於皞如僅一再晤其風槩常著存心目間乃崇相司  
空則謂公事孀母極孝至斷琴瑟以奉柩椁嗚呼此  
其所以爲皞如矣



祭張烈婦葉氏文

袁 爽 邑廩

於戲烈婦可無死而烈婦竟死矣烈婦可無死而竟死烈婦固未嘗死也烈婦未嘗死而閔其死者與聞其所以死而哀之者則誠未達夫死之之分耳苟未達夫死之之分則可以無死而不死將不可無死而亦不死耶嗟夫烈婦真能達死之之分矣迹其所爲可以躡豪傑而躋聖賢而況僅稱節俠之事乎烈婦以明太師文忠公孫女讀書嫻禮則年二十歸張未逾年而夫遘疾旣彌留夜籲天默禱輒刲臂以藥之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

三十六

屬纊後水漿不入口亡何扶出拜阿翁情辭慷慨誓不復視息人間取服珥分遺家人其母弟家三山緘寄書物以訣部署後事畢竟瞑卧苦次左右百端撓之不可洎今月廿三溘逝距夫死之期蓋閱一月云而垂絕之言琅琅可聽旣死顏色陽陽如生噫嘻竒矣夫古之節婦或對鏡斲面或操刀截耳或割髮表心或斷臂明潔非外迫于豪強卽內迫於父母耳今烈婦誰迫乎有孤則以立孤爲重不則向穴是甘未亡人之穰非其志也等死耳溺死毒死自剄死投繯



須臾引決一瞑不顧而烈婦必絕粒彌月正而斃焉斯已豈非欲以完節之身而成歸全之孝於戲烈婦之志念深矣豫讓有言吾所爲者極難耳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懷二心以事其君者烈婦之所爲難耶易耶其亦將有所愧而厲之耶使烈婦無所以愧厲天下之心則亦不必致其身於死以同於有所迫于內外者之所爲卽致其身於死必將激烈自裁必不能使其心泰形充詞氣沛然以自別於赴溺飲毒刳脰雉經之類惟其如是故烈婦之名與

烈婦之神固常存于天壤之間而人之閔其死與聞其所以死而哀之者豈不亦多事也哉且夫成仁取義之流固與聞乎道者也夫聞道者之視生死亦輕矣其視生死之化亦齊矣我不以死異于不死不以餓死異於病死則死生之致一死生之致一則當其死時與其所以致死之時自爾心泰形克詞氣沛然形雖銷而神不銷身雖隕而名不隕故曰烈婦未嘗死也未嘗死而閔之哀之誠未達夫死之之分耳然然則予輩區區焉庀儀以薦屬文以唁也何若曰烈



婦之風可以廉頑而起懦烈婦之行可以訓俗而型  
方式其德音匪獨爲閨壻百代之懿榘亦以告當世  
之毀節男子使知天下名義知之真而行之果超軼  
於庸劣之夫不啻萬萬者竟出一婦人也烈婦有靈  
當不河漢予言矣

建寧縣志卷之十三終

建寧縣志

卷十三

藝文上

三十八